

羅振玉選

清文雅正

東方國民文庫第六編





庫文民國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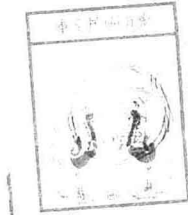
羅振玉選

清文雅正



印

康德五年六月六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十日發行



〔定價國幣參角五分整〕

〔郵費國幣四分整〕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大興樓內滿日文化協會

編輯人 羅振玉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發行人 陳邦直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人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駒越五貞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取印所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電話代表②一九二一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發行所 滿日文化協會
電話②三七四六番

新京豐樂路三二一番地

發賣所 股份有限公司 東光書苑
電話②五〇四四番・五二〇一

序

余所見國朝文選甚夥、姚朱兩文錄、義主博取、而以文傳人、二十四家文鈔、續古

文辭類纂等、則講求文法、王氏所纂尤斷斷、蓋文家之文也、若夫不沾沾於格律聲

色、神理氣味、而言必有物、詞亦爾雅、此學人之文、王氏湖海文傳近之、囊括

道藝、包羅典志、此經世之文、賀氏皇朝經世文編近之、是數書者、業燦著衆人

耳目、若以爲覺世軌、則猶病其博而難習也、上虞羅雪堂先生、博學多識、如蘭泉司

寇、其洞貫中外、洪纖畢索、殆非魏默深所及、

經世文編名出賀氏實魏默深所編

茲出近輯清文雅正

一編相示、乍讀之、疑其過簡、然有物有序、要以切用爲主、非有關世道人心者不

錄、此所以命名雅正也、世人見先生著書滿家、精者窮墳典、翼經傳、下及農書蕃

字、金石龜甲、無不抉其奧隱、意其論文旨趣、宜有出人意表者、今所取顧若是、

余昔與先生同值內廷、後追隨羈縻間、見其勞瘁忠蹇、雖群疑衆毀、而百折不回、

深歎其學養之邃、爲不可及、嘗語余云、天下亂常生於文人、及其極、斃彝倫、夷種類、亦必自誣罔斯文始、後死者宜如何、嗚呼、若先生此帙、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順德溫肅。

清文雅正目錄

奏陳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一
謹陳中西政學異同疏	王國維	五
辨志	張爾歧	九
原過	方苞	三
風俗	沈德潛	四
原士	袁枚	七
原孝上	大昕	〇
原孝下	大昕	二
正俗	錢大昕	三
辨名上	焦循	三

辨名下 焦 循 五

貞女辨上 焦 循 七

貞女辨下 焦 循 六

廣戒殺牛文 張 爾 歧 九

儉 說 韋 協 夢 三

昏 說 夏 之 蓉 三

媒氏會男女說 姚 鼎 五

味經窩說 陳 祖 范 五

是亦樓記 全 祖 望 六

釋三九上 汪 中 〇

釋三九中 汪 中 一

釋三九下 汪 中 三

中庸論 張 爾 歧 四

大學論上 錢 大 昕 四

大學論下 錢 大 昕 四

春秋論一 朱 彝 尊 五

春秋論二 朱 彝 尊 五

春秋論三 朱 彝 尊 五

春秋論四 朱 彝 尊 五

春秋論 錢 大 昕 五

詩 論 朱 彝 尊 六

良知論 焦 循 六

漢經師論 全 祖 望 六

後篤終論上 張 爾 歧 六

後篤終論下

張

爾

歧

七

廣樂志論

陳

確

確

七

秦始皇論

朱

彝

尊

七

何晏論

錢

大

昕

七

裴行儉知人論

沈

德

潛

七

張巡論

彭

紹

升

八

王安石論

沈

德

潛

八

王安石論

錢

大

昕

八

葉李論

焦

循

循

八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全

祖

望

七

程正夫詩序

顧

炎

武

九

重刻李忠定公集序

潘

耒

九

日知錄序 潘 耒 九三

宋世系表序 汪 中 九五

甲申紀聞後跋 張 爾 歧 九七

讀朱子通鑑綱目 張 爾 歧 九八

明死節四文學傳 沈 德 潛 一〇一

三孝子傳 沈 德 潛 一〇四

榜李兩孝廉傳 張 庚 一〇六

戴南枝傳 潘 耒 一〇

明學博劉先生傳 沈 德 潛 一一

二曲先生傳 張 庚 一一五

汪南有傳 錢 大 昕 一一八

唐烈婦傳 潘 耒 一二〇

方節婦傳	錢	大	听	一三三
施節婦傳	錢	大	听	一三三
夏烈女傳	錢	大	听	一三四
葉天賜母汪氏家傳	汪	中		一三五
蔡居拙傳	段	玉	裁	一三七
先妣事略	張	惠	言	一三八
書周義僕事	汪	中		一三九
書王鷺亭事	焦	循		一四〇
貞節管母王氏墓表	張	爾	歧	一四一
先母鄒孺人靈表	汪	中		一四二
處士陳先生墓表	錢	大	听	一四七
節孝臧君墓表	焦	循		一四〇

孝女吳淑士墓碣	杭	駿	一四三
孝女王淑春墓碑	焦	循	一四六
封儒林郎孫君墓誌銘	潘	耒	一四七
通許知縣潘嵩崖先生墓誌銘	魯	泉	一五〇
李嵩泉墓誌銘	焦	循	一五三
卓行碑	彭	紹	一五四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焦	循	一五五
亡室朱氏權厝記	張	爾	一五七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方	苞	一五九
記湯烈女事	錢	昕	一六〇
徐俟齋先生七十壽序	潘	耒	一六三
謁欖宮文一	顧	炎	一六四

銅水孟銘	筆筒銘	與顧寧人書	與劍潭書	與友人書	與周青士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李湘北書	與馮生書	謁欖宮文四	謁欖宮文三	謁欖宮文二
朱彝尊	朱彝尊	張爾岐	汪中	錢大昕	魏禧	顧炎武	顧炎武	徐枋	顧炎武	顧炎武	顧炎武
一八三	一八二	一八一	一七七	一七五	一七三	一七〇	一六九	一六八	一六五	一六四	一六三

烏絲筆格銘	· · · · ·	朱	彝	尊	· · · · ·	一六二
檀界尺銘	· · · · ·	朱	彝	尊	· · · · ·	一六三
諸葛氏義門銘	· · · · ·	全	祖	望	· · · · ·	一六三
鏡 銘	· · · · ·	錢	大	听	· · · · ·	一六六
櫛 箴	· · · · ·	汪		中	· · · · ·	一六七
名 箴	· · · · ·	錢	大	听	· · · · ·	一六七
文 箴	· · · · ·	錢	大	听	· · · · ·	一六七
朱文公三世像贊	· · · · ·	錢	大	听	· · · · ·	一六八

清文雅正

羅振玉選

孫嘉淦

太原人、字錫公、號懿齋、康熙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久負直聲、屢躡屢起、待人至誠、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卒諡文定、著有春秋義。

奏陳三習一弊疏

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總總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

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黜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踰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

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視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

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然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繆、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凜之也、返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心、實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者、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觀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晏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

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

王國維

海寧諸生、字靜安、少以文名、習日英德各國文、留學日本、通農學哲學心理論理等學、歸國入學部、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國變復東渡、迺專研國學、以反經信古爲己任、更與羅雪堂精研殷墟文字、尤多闡明、壬戌冬、奉召入直南齋、賞食五品俸、甲子冬、馮玉祥軍犯闕、國維誓死殉、從駕幸天津、丁卯春夏間、亂愈亟、國維益憂憤、竟於五月三日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而死、檢襟帶間、得遺書、略云、五十年祇欠一死、世變愈奇、義無再辱、以明必死之志、事聞、諡忠愍、優卹有加、海內外人士、識與不識、莫不欽異。

謹陳中西政學異同疏

臣竊觀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爲新說所統一矣、然國之老成、民之多數、尙篤守舊說、新舊之爭、更數十年而未有已、國是淆亂、無所適從、臣愚以爲新舊不足論、論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標準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標準安在、曰在其大小、新舊之利害、雖未可遽決、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說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涌、工資之爭鬪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而中國此二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相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臣嘗求其故、蓋有二焉、西人以權利爲天賦、以富強爲國是、以競爭爲當然、以進取爲能事、是故挾其奇

技淫巧、以肆其豪強兼并、更無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奪不饜之勢、於是國與國相爭、上與下相爭、貧與富相爭、凡昔之所以致富強者、今適爲其自斃之具、此皆由貪之一字誤之、此西說之害、根於心術者、一也、中國立說、首費用中、孔子稱過猶不及、孟子惡舉一廢百、西人之說、大率過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者也、試以最淺顯者言之、國以民爲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爲不足、於是有立憲焉、有共和焉、然試問立憲共和之國、其政治果出於多數國民之公意乎、抑出於少數黨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無中外一也、所異者、以黨魁代君主、且多一賄賂奔走之弊而已、孔子言患不均、大學言平天下、古之爲政、未有不以均平爲務者、然其道不外重農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爲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

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傾卽見矣、俄人行之、伏尸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爲也、臣不敢謂西人之智、大率類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觀西人處事、皆欲以科學之法馭之、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與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見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圓、往而不知反、此西說之弊、根於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進步、誠爲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學之應用、又不勝其弊、西人兼并之烈、與工資之爭、皆由科學、爲之羽翼、其無流弊如史地諸學者、亦猶富人之

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數年以來、歐洲諸大學、議設東方學講座者、以數十計、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說者、至各成一團體、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尙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在我國爲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爲對證之新藥、是西人固已憬然於彼政學之流弊、而思所變計矣、方今異學爭鳴、本實先撥、我皇上雖在高拱淵默之時、宜嚴朱紫淄澗之辨、臣謹就管窺所及、以期裨補 聖學於萬一、倘 俯賜披覽、曷勝榮幸之至。

張爾岐

濟陽人、字稷若、號蒿庵、明季諸生、入清、居教授、不求聞達、其學以篤志力行爲本、確守程朱說、尤精三禮、著有儀禮鄭注句讀、儀禮考注訂誤、周易說略、春秋傳義、夏小正傳注、蒿庵集、蒿庵閒話等書。

辨志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

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傳、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欲、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瞽亂荒遺、則不具

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也、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歟、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

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猶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估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尙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由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

方苞

上元寄籍、字靈皋、號望溪、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爲宗、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初祖、著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註、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有望溪文集。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

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沈德潛

江蘇長洲人、字確士、號歸愚、乾隆時舉鴻博未遇、及成進士、年將七十、高宗稱爲老名士、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大賞之、命值上書房、擢禮部侍郎、以年力就衰、告歸、帝賜詩甚多、入都祝嘏、與錢陳羣並與香山九老會、稱大老、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諡文愨、著有五朝詩別裁、古詩源、竹嘯軒詩

鈔、歸愚詩文集、西湖志纂。

風俗

風俗之變而日下、人心爲之也、人心之變而日下、不知所恥致之也、以無恥之人、成無恥之俗、雖外有富庶之形、而根本之消亡滋甚、惟操轉移之權者、不徒驅之以法、而端本以恥之、截然示以整齊之矩、使民有所限而不敢越、蓋聖王之治天下、不必責民以甚難也、惟使人各動其有恥之心、則革薄從忠、而風俗可登於古、國家承平日久、海內安於逸樂、而日競於侈靡、則今風俗之弊、不在儉而在奢、明矣、古者君有茆茨、今之庶人、皆輪奐其室、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賤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帶金綺、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輿臺賤隸、乘堅策肥、而若以爲分所固然、一人之家、自門堂以至壺輿、其不入僭越者少矣、一人之身、自首領以至下體、其不罹罪戾者少矣、昔賈生言、風俗之敝、富人大賈、以文繡被牆、而娼優下賤、后服帝飾、今日之風俗、更甚於此、使賈生見之、所爲太息者、又當何如耶、願風俗之所以日壞者、其來有自、蓋有位者之

所爲、無位者之所效也、今達官貴人、所謂民之表者、半由輸粟而得、詩書之不講、忠信廉潔之不聞、惟盛其輿從、隆其榱棟、豐其飲食章服、侈其冠昏喪祭、轉相誇耀、以爲得計、眦眦有屋、窸窸有穀、彼之局量識見、不過如是、蓋其恥心之亡之久矣、雖有有識之士、起而心非之者、然一人非之、不敵十人慕之、宜百姓之效法者、如弟子之事其先生、恬然相安、日積月盛、而不以爲恥也、國家非無制度以禁之、刑罰以嚴之、而習爲故常、不少變易、是豈制度刑罰之不行乎、亦其心之日卽於非耳、今欲風俗之變、莫如革其奢、欲革其奢、莫如禁其僭、欲禁其僭、莫如示之一定之則、而動以有恥之心、是惟罷輸粟、而名器之尊、始不濫焉、審貴賤、而踰越之端、始不啓焉、禁淫靡、而炫飾之習、始不侈焉、重稼穡、而金玉之價、始不爭焉、而且敦仁讓以化誨之、飭廉隅以率勵之、脩明禮教、以莊敬而整飭之、日月既久、習而相安、而民猶見夫蹈向時之轍者、必駭爲怪異之物、而羣然深用爲恥、彼亦人也、孰肯費己之財、犯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

則雖導之以淫靡而民不從者、始於知所恥也、抑成於下者爲風俗、端於上者爲風教、昔漢光武躬行儉約、尊崇節義、而東漢多依仁蹈義之士、宋仁宗好尙仁儉、而風俗醇厚、洵乎風者、上行下效之謂也、今天子敦尙節儉、道德齊禮、設誠而致行之、而又慎簡有德望之臣、爲封疆大吏、實以移風易俗爲己責、而不入於一切苟且督責之術、將上以恥率、下以恥應、有蒸蒸日上變、進於三代之隆者矣、豈徒國奢示儉而已耶。

袁枚

錢唐人、字子才、號簡齋、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流陽江寧等縣、並著循聲、年甫四十、卽告歸、築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性通儉、頗放情於聲色、尤好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無虛日、享盛名者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二、著小倉山房集、隨園詩畫、隨園隨筆等書。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

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

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

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

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

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

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

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

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

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

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

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未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

曰士、其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則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人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下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旣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艷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

亦奚以祝爲、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土。

錢大昕

嘉定人、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乾隆進士、累官少詹事、督學粵東、丁艱歸、不復出、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精研羣籍、於經史文義、音韻訓詁、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畫像篆隸、無不洞晰貫澈、兼通中西歷算、用以讀史、自太初三統諸歷、盡能得其測量之法、卒年七十有七、箸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聲類、廿二史考異、唐書史臣表、唐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通鑑注辨正、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吳興舊德錄、先德錄、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年譜、疑年錄、恒言錄、十駕齋養新錄、竹汀日記鈔、金石文跋尾、元詩記事、潛研堂詩文集。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

父、則叔梁與文王、竝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鐘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甘篇嘗言嚚人之子、而不言嚚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他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拊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謚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

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之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謚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謚文正、謚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亡、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

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而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譬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焦循

江蘇甘泉人、字里堂、世傳周易之學、乾隆辛酉舉於鄉、以母病不應試、閉戶著書、足不入城市十餘年、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善屬文、於治經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卒年五十八、著有雕菰樓易學三書、易餘籀錄、易話、注易日記、易廣記、孟子正義、六經補

疏、禹貢鄭注釋、毛詩地理釋、論語通釋、羣經宮室圖、毛詩鳥獸草木虫魚釋、陸機疏考證、書義叢鈔、釋輪、釋楸、加減乘除釋、天元一釋、開方通釋、益古演段、開方補、北湖小志、足徵錄、邗記、禮堂道聽錄、雕菰樓集等書。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爲然、旣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之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予以名耶、抑因其名而賞以利耶、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盡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動以名也、名不可以動之、則以賞誘之、副此名者予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動以名矣、動以名又烏知其眞副此名與否歟、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敝世風、知之易、以名敝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喪廉寡恥者、易而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銜粥、馳騫於虛浮、揣摩於形似、相習以耳、共趨於聲、

以干譽之巧、爲悅人之謀、而玩忽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遂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爲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爲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僞、防厚貌深姦之以漸而至、不聞相尙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實、賞而誘之以名、不若賞而誘之以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喪廉寡恥者、有所欲也、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人、獲其用矣、嗚呼、名所以治君子、賞所以治小人、未有無所欲、而喪廉寡恥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呼、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顏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呼、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藉藉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爲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豎、而詡詡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爲乎名士也、嗚呼、慕之者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惡之者云、孔子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無恒者也、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

之叙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僻、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真實、而不敢誣。

貞女辨上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貞不嫁之謂也、嗚呼、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矣、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

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兕先之事、暗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跡、以貞女號之、列女傳又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此卽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兕先合于申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宣夫人之列、說者罪矣、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

貞女辨下

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齟齬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二三十年、聘與娶懸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禮、以親迎爲定、故曾子問、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聞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

已定而女死、則壻服齊衰、壻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爲定也、今則不然、國律、許嫁女已報昏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然、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必親迎、而夫婦之分定、定以親迎、則未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則一納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菑必逮夫身、吾爲議貞女者危之。

張爾岐 見前。

廣戒殺牛文

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遇而讀之、未嘗不歎其惻隱之切至、

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皋夔稷契、布衣韋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真不殺牛、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真不殺人、未必相戒以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之、殺人之慘、人未必見之、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戒懼迫蹙、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懼而不暇、迫蹙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邵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卽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絕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絕矣、三者之路絕、

死於饑寒者有之、死於桎梏冤濫者有之、死於劫掠困辱無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又相率而蹈於苟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沴氣所結、澆風所煽、喪亂凶災、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也、好惡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滋相嬲、則爲世宙、其所翊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甚相倍也、嗚呼、人與牛有間矣、牛之見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恤其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恤其死乎、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異於以刃乎、人日殺牛、則鬼神察之、人日殺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願今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威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也。

韋協夢 傳不詳

儉說

世有澹泊寧靜、取與必嚴、涇涇以自守者、曰、吾儉也、吾知其爲儉也、有委瑣齷齪、出納之吝、卑卑不足數者、曰、吾儉也、其果爲儉也否乎、舜曰、克儉於家、左氏曰、儉、德之共也、蕭何曰、使後世賢、師吾儉、自古唐虞三代兩漢、羣聖賢所以交相勸勉、而閑有家者、莫不本之於儉、蓋能儉而後可砥行立名、能儉而後可正色率下、未有汰侈成風、而父父子子兄弟弟、身修而家道正者也、後世浮靡相尙、踵事增華、見有安靜悃愾之人、輒相與竊笑之曰、此固也、野也、殆鄙吝之心生者也、至若家擁厚貲、封殖自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甚至期功強近之親、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坐聽其困窮而不顧、此向所爲鄙吝人也、則又恬不爲怪、假儉之名、以爲藏身之固、君子之儉、固如是乎、昔晏子一狐裘三十

年、豚肩不掩豆、而鄰里鄉黨中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彼囂囂然自託於儉者、果若是其班乎、否耶、嗟乎、彼嗇于己而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而不嗇于己、謂之吝、吾竊怪夫世之儉者、羣目之曰吝、而吝者則又自詡爲儉、儉與吝之淆然而莫辨也、作儉說。

夏之蓉

高郵人、字芙蓉、號醴谷、雍正進士、乾隆初、舉鴻博、授檢討、嘗典試福建、督學廣東及湖南、以古文學校士、錄其尤爲汲古編、後歸主鍾山麗正書院、卒年八十有八、著有半舫齋詩鈔。

昏說

昏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弟、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娶婦、資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愚也、司

馬溫公有言、凡議婚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爲子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我家素清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先哲之嘉言淑行、可爲鑒戒者也、今之尙賄者則異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駟儉之不若者、豈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啓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節則夭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生、納吉以卜、納徵以幣、請期以信時日、合卺以匏以崇質、其於婦也、贊見以成禮、饋特豚以明順、饗以一獻、以著代、奠菜以習婦事、示之儉、導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孫順、是故家室和平、夭折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歟、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澆弛無行之徒、

沉湎喧呶、甚且以媒瀆之詞、相軋以爲笑樂、此又俗尙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姚 鼐

範從子、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卒年八十五、性恬淡、不慕榮利、其論學主義理考證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劉大櫚倡爲古文、而鼐繼之、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目爲桐城派、著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學者稱惜抱先生。

媒氏會男女說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說曰、奔者、速行也、無納采納吉納徵之禮而嫁娶、則速也、古者士無不備禮者、庶人則有之矣、荀子曰、霜降迎女、冰判殺止、士霜降以後、備迎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于是冰判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于冰判、士則止、庶人則殺、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判、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若夫庶人則不然、備禮可也、不備亦可也、雖奔而亦爲妻、非

妾也、故曰殺、王者寬于禮以適其情、嚴于時以遏其亂、仲春則可以奔、非仲春而奔、然後有不用令之罰、及其有故也、雖非仲春、亦可、標有梅之詩是矣、蓋王者之寬其民也若此、故曰、議道自己、制法以民、禮不下庶人、夫女子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士大夫之家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者、亦所以寬庶人也、故守禮者、禮之所旌、而失節而不至於淫者、刑之所不及、以君子義理之極、而責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辭也、然而庶民無所措手足矣。

陳祖范

常熟人、字亦韓、號見復、雍正舉人、會試中式、以病不與殿試、乾隆中薦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卒於家、著有經咫掌錄、司業集。

味經窩說

秦子樹澧、名其讀書之室、曰味經窩、有旨哉、味之爲言也、彼飽食廢學者、置不論、或窮日力於諸子百家、苟以詞章記誦爲能、而未聞乎道者、譬之如窶人子、

美藜藿而不識梁肉者也、否則如屠沽兒、濡染餽飮、快得一飽者也、又否則爽口嗜奇、虛慕猩唇豹胎之美、而反遺夫五穀六牲也、是烏知正味哉、味之正者、淡而彌旨、久而不厭、不隨時而新故者、六經是也、然而不味、則其味亦不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通其大義、可程以三年、若致其尋味之功、豈復年所可限哉、終吾身而已矣、子曰時習、曰溫故、味之謂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味之謂也、朱子取杜元凱之言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味之謂也、抑更有進焉者、陳其簡編、多其往復、腹實而心虛、博綜而約取、闡解而明辨、用力如是、則既勤矣、然言及之而經存、言不及而經亡、心在焉而經存、心不在而經又亡、分窮理與躬行爲二候、判經義治事爲兩途、經與我尙離爲二之也、日食五穀而腸胃不消息、血氣不流行、則食而弗肥、是名爲經筍云爾、必也日用動靜、應事接物、造次顛沛、無適而不與經遇、無往而不覺其有味焉、

充然其自得、亦歎乎其不自足、故曰終吾身而已矣、樹澧有志味經、當已深嘗此味、尊人南沙先生、立說以詔之、猶含飴而哺之也、同學蔡宸錫輩、相與造堂而齎齎、斟酌飽滿、以遂厥性、樂乎哉、天下之至味、盡在是矣、諸子百家之書、喙鳴而角立、等於楂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者、樹澧已一切吐而棄之、不足以易吾之經也。

全祖望

鄞人、字紹衣、一字謝山、雍正舉人、乾隆初、舉鴻博、會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散館用知縣、遂不復出、爲人負氣迂俗、有風節、於學靡不貫通、而尤以網羅文獻、表章忠義爲事、家居脩黃宗羲宋元學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經史問答、句餘土音、鮑琦亭集。

是亦樓記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卽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

正獻游息登眺之所也、深寧居士述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卽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摩厲、不容少怠、若自安於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予嘗謂聖賢之學、總不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人本庸下之材、雖欲爲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爲也、苟死苟與、則固有求異於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於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間、孔子所以稱衛荆之善居室也、正獻之名樓、蓋祖其意而已、從來文章家所叙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於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卽先詒之學統所寄也、正獻之歿、五百有餘年矣、城南甲第、鞠爲田父之

廬、予於歷劫以後、重求書院之址而出之、因並求樓址而出之、彼承學之士、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瞿瞿灌灌之在耳焉、於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於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汪 中

江都人、字容甫、乾隆拔貢生、家貧、事母至孝、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惟服膺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震、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輒譏彈其失、畢沅總督兩湖、聘入幕、屬擬琴臺銘、黃鶴樓記、好事者爭傳誦之、後校四庫全書於文宗閣、卒於西湖僧舍、著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而述學內外編尤有名。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

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義然不云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掩、此言乎其儉也、本鄭義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此言乎其高

也、本劉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尙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基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

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張爾岐 見前。

中庸論

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也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如覆物而射之、各設隱語、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而已、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玄之事、淪於空寂、不可致詰、卑之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存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

可致詰、從後之說、又以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今試聚百人而與語、無不自信以爲中庸者、百人所爲、百有不同、無不自以所爲爲中庸者、嗚呼、何中庸君子之多也、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

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而各慰其不肖、如此也、觀之射、懸的百步之外、而命之中、射者耦進、過高者、卑者、弱者、蕩者、立跛踣者、不習者、皆不中、握堅、舍疾、視審、志定者、中矣、其甚習者、又比於禮、比於樂矣、於是始執算臨之曰、某中多、某中少、某也巧、某也拙、不然聽所射而莫爲之的、矢之所值、必有其物、誰非能中、而又將何所處、以爲中乎、故言中庸而不得所指、人得各以其所能者爲中庸、而中庸始亂、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至要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以自知、不見於人、而所爲中庸者、又發而中節一言耳、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登降揖讓之節、何以明

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持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弱、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歧、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

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得失、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并無以爲存也、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吾之說、漢儒之說也、漢去子思未遠、必有得之師傳者、亦非漢儒之說、而子思之說也、亦祖子朱子之說也、人自不致察耳。

錢大昕 見前。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

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徇爲理財之說、

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愈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勑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他謬巧哉。

朱彝尊

秀水人、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醜舫、晚稱小長蘆釣師、少肆力古學、博極羣書、客遊南北、所至以搜集金石爲事、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與修明

史、體例多從其議、後人直內廷、引疾罷歸、其學長於考證、工古文、詩與王士禛稱南北兩大宗、又好爲詞、與陳維崧稱朱陳二家、卒年八十一、著有曝書亭全集、經義考、明詩綜、日下舊聞等書。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以大書於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爲伯、州處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邱、宋以公而稱子、于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

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於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日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末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賀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攷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

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卽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群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

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桀
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強、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
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禮、其禮未之有廢、
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
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攷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
贈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公之與文公 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
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贈之贈 周之於魯、其
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
也在三月、而召伯卽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於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
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
於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
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 爲己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

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膳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於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群儒未究其義、於宰咺譏其緩、於榮叔譏其兼之非禮、於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尙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群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於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五六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邱、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於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於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謹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子子同生書之、噫、易芋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

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醫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於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檇杙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旣得百二十國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邱明爲之傳、於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於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記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

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於春秋者哉。

錢大昕 見前。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

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詞、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詞、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詞、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卒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尙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

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尙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尙不能概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論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

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卽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朱彝尊 見前。

詩論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孔子不會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

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鵞、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

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刪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學者、比而齊之、于句之重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

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尤刺謬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于陳、幽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壞樂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焦循 見前。

良知論

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案數百年來、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敵、邇年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并斥、而歸諸佛老、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平寬裕、足以爲良相、陽明之學、用之於倉猝苟且、足以成大

功、人心之分、邪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乎經史之文、講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之、未可執顯愚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以浙右儒生、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麾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會勦之兵、始以寬圍擊肘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謫龍場也、諸苗奉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真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會勦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儒書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土司宣慰、強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抗之有年也、當是時、從容坐論、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詁之旨、可乎、牧民者

苟發其良心、不爲賊盜、不相爭訟、農安於耕、商安於販、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之謂歟、天下讀朱子之書、漸磨瑩滌、爲名臣巨儒、其功可見、而陽明以良知之學、成一世功、效亦顯然、然則爲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訾矣。

全祖望 見前。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余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外、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出其中、子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律歷、荀子之徒也、

治左

賈生通禮樂、明王道、

從張蒼
受左氏

文翁興學校、

本傳言
其通春

秋不見儒林 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申培面折武帝、以爲治不在多言、魯轅固斥公孫

丞相以曲學阿世、齊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胡毋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

公羊氏兒寬醜雅有餘、尚書王陽著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驪氏傳其子駿爲御史大夫有名、易其孫

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大夏侯之敢言、尚魏相實

平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公羊氏歐陽

地餘不肯受賻物以傷廉、尚書召信臣之豈弟、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于定國之寬仁、本傳但云春秋蕭望之之

堂堂爲社稷臣、齊詩論語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魯詩鄭寬中之雋才、尚疏廣之知止知足、公羊氏韋

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玄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平當不羨侯封、尚王

嘉則蕭望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丁傅王氏之亂、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龔

勝、尚鮑宣、尚書皆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福風節尤高、穀梁氏邴丹著清名、養

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野王詩馮遂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

蓋經師之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無主父偃匡衡張

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張爾岐 見前。

後篤終論上

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珮、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含齋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尙不必備、又況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懺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饒吹、不敢以

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繒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是嘲轟呶啞之聲、豔麗詭異之飾、雜選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忭、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爲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卽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懸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

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襚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逾、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況於懺度之說、古所無也、卽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盜而爲幢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高會、縛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尙、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相棺土櫬、窆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

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事也。

後篤終論下

葬之習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且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逾日而不襲、逾月而不斂、逾時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

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與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日月邁於上、殯宮淹於下、故雖逾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

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旋葬、懸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者哉、盡人皆子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莫可如何者耳、孟子不云乎、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豈非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所變計乎。

陳 確

海寧人、字乾初、受業於劉宗周、嘗病宋人論性之失、謂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尤精議禮、每以心之所安、變通古禮行之、明亡後、病廢家居、卒。

廣樂志論

使身有暇時餘力、耕田讀書、堂上有垂白之親、室中無交謫之婦、兄弟和樂、子孫善良、聖明之君、不苦我以官爵、直諒之友、常教我以箴規、悟已往之猶非、

而問學日進、覺後來者居上、而英賢輩生、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未忘夙夜之懼、少紓俯仰之慚、加以年穀屢登、里俗滋厚、盜賊不聞於境、疾病不作於身、官賦早完、私逋漸減、足跡不至於府縣、杖履偶涉於林泉、雖公侯之榮、姬姜之樂、何以加茲、若夫瘠產粗給饘粥、敝廬畧蔽風雨、省事以謝僮僕、緩步以當舟車、親朋歡薄膳之供、妻孥甘苦身之役、則吾事既濟、吾志彌康、又安能舍素位之恬愉、而慕雅流之逸豫者哉。

朱彝尊 見前。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於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於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

者、荆軻以匕首刎始皇、幾搥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
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於法宜
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
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於亡、豈
不哀哉、蓋吾觀於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
士橫議、孟子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於孟氏所見者、
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媮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
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
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
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
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
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於一、其

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於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錢大昕 見前。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嗚呼、甯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史載平叔爲尙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黜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僅以浮譽重者、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顯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旣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

曰、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乎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誑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沈德潛 見前。

裴行儉知人論

今夫負知人之哲者、必吾之識見超出於壽夭窮通之外、而卓然定其人之是非、別其人之邪正、雖違乎衆人之論、至天下舉從而議之、無害其爲知人也、若無高世之識、而惟以壽夭窮通、判斯人之賢否、卽言言奇中、而君子鄙其所見之甚卑、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子、當時以文藝稱、而裴行儉則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子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也、後皆如行儉言、史氏因許之爲知人、夫成

材之謂器、明理之謂識、四子文藝有餘、而器識不足、行儉譏之是也、然彼所譏者、在王楊盧駱、而所推獎者、乃在王勳蘇味道二人、則不知人實甚、聞之孫卿氏曰、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其人君子矣、雖甘藜藿、被裋褐、至不幸遭短折以死、極人世之酷罰、猶之吉也、其人小人矣、雖享鼎鍾、衣文綉、至幸邀秀眉之上壽、極人世之顯榮、猶之凶也、乃行儉之持論、將以四子之終身抑鬱不遇而死、謂不如王勳蘇味道之代掌銓衡、壽考令終乎、果爾、將黔婁之貧、不如慶封之富也、曾閔之不得位、不如魯三家晉六卿之貴也、顏子之三十二而早夭、不如盜跖之日殺不辜、而竟以壽終也、其持論毋乃卑甚、且卽以四子與二人較之、四子亦不幸而不遇耳、彼王勃楊炯盧照鄰三子、祇以文采表見於時、若駱賓王之佐敬業討武氏、事雖不成、其忠義之氣、自耿耿不可磨滅者矣、以視王勳之漫無可否、蘇味道之模稜兩端、諂事女主、至賀三月雪爲瑞雪者、其人品高下何如、乃行儉於四子則譏之、於二人則躉之、其後並欲託以弱息、藉以蔭庇、是俗情之尤鄙者也、而史

氏概許之、何哉、嗟夫、士君子秉藻鑑之識、方且出其獨見、以進退古今、乃不問其人之是非邪正、而漫以享庸庸之福爲賢、其見亦已陋矣、然器識文藝之言、固足爲文人之鍼砭也、世有抱絕人之才、而浮躁淺陋者、尙因行儉之譏議、而反於篤實也夫。

彭紹升

長洲人、字允初、號尺木、又號知歸子、乾隆進士、工古文、初慕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與吳縣汪摺、瑞金羅有高等游、讀藏經、居深山、習靜素食、持戒甚嚴、尋復家、卒、著有二林居集。

張巡論

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殺妾以饗士、許遠亦殺其奴童、城中婦人老弱、被殺而食者三萬人、彭子曰、嘻、其甚也、夫此妾奴童與三萬人者、有幸而死法可也、城破而死賊可也、不死於法、不死於賊、徒以食盡之故、使之並命於刀砧之下、

視如犬豕雞鶩然、嘻、其甚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利之者、生之也、臣之事君、苟可以利民生者無不爲、古有亡身以爲民者矣、未聞殺民以爲國者也、無民則國無與立、國無與立、而徒徇尺寸之土、以自效於君、君將何賴焉、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故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區區喘息殆盡之民、忍萬死而不敢二心者、亦恃吾有以信之耳、苟以其無能爲也、不求生之、而又殺之、縱使城可完、賊可滅、而已無解於信之不立矣、書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一城之存亡、與天下孰重、三萬人與一夫孰衆、以二公之忠、尙未之思耶、當是時誠計無復之矣、相與待盡以明效死之義、且使妾奴童與三萬人者、各自效其死、而成其忠信、孰大於是、奈之何殺其身而徒以充人之腹哉、嘻、其甚也、吾懼後之人、慕二公之忠、會遇倉猝、或爲二公之所爲、故告之以信之道、俾無以二公、爲口實焉。

沈德潛 見前。

王安石論

辨姦者、辨不近人情之姦易、辨近人情之姦難、彼蓋以近人情者、爲蠱惑人君之本、而旋以不近人情之術、恣肆行之、斯天下受其毒、不至于亡國敗家不止、則夫借近人情以售其姦者、所當燭其微而防其漸也、蘇洵之論王安石也、謂合王衍盧杞爲一人、而其所以爲姦者、總以不近人情斷之、其言誠然、然此見其陰賊險狠之已露其迹、而不知其先之立說以欺世者、固本乎王道、而無一不近人情者也、觀其上仁宗皇帝一書、意在法先王之政、而其所由法先王者、在于裕人才、修教養、因人力、足財用、而一歸於至誠惻怛之心、果如其言、雖二帝三王之政、莫踰乎此、又觀其議茶法一篇、引桑弘羊興權酷之利、霍光屈其論罷其法、以爲義能勝利之鑒、繹其立言、凡古今聚斂之臣、欲盡財利於毫末者、一推其弊而曲中之、此皆當乎理而近乎人情者也、彼若謂我如是以立言、則英君哲相、皆在我籠絡中

矣、而果也、諸大臣信之而薦之、而人主引而近之、迨乎得君既專、羽翼既盛、即盡反向日之言、而攬民之利、以肆其虐、以固其位、以遍傾陷天下之賢人、當日即有偏偏力爭、如司馬光諸人者、彼若曰、予已知之、予前已言之矣、則彼之稱先王引經術者、非正藉以爲曲行其姦地哉、且從來爲大姦慝者、惟以一身害及天下、獨安石之新法、繼起者紹述之、呂惠卿章惇鄧綰以後、蔡確蔡卞、以及蔡京、六賊之徒、轉相流毒、直至徽欽亡國、而後已焉、而原其始禍、實以近人情之論、逢君媚世、以至此極也、而其時正人君子、祇以學術偏頗、執拗不曉事目之、似安石爲愚人而非姦人者、即蘇氏之論、亦僅就其矯拂人情論之、而豈知尙未直窺其巧詐也耶、故曰、辨不近人情之姦易、辨近人情之姦難也、然則何以辨之、曰誠至明生、由窮理知言、以尋究其所以所由所安、斯姦人不得而蒙蔽也夫。

錢大昕

見前、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趙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而其子雋、遂亟稱鞅爲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卽商鞅之挾三術

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掩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尙有小效也、范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滅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焦循 見前。

葉李論

葉李在宋理宗朝、以太學生伏闕攻賈似道、竄於漳州、元世祖以李剛直過留夢炎遠甚、是也、然李之在尙書也、與桑哥共事、浮沉不一規正、致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攻之、又何異夢炎之於似道耶、焦子論之曰、恃氣者不可以久也、氣有陰陽、

陰則柔、陽則剛、柔而無學則諂、剛而無學則矜、李以太學生劾似道、矜之氣乘之也、非有道義配之也、孟子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身爲諸生、國政非己所宜與、爲太學生劾似道、所以入中書省比桑哥也、凡學之不深、而氣之不馴者、聞見所不及、勢位所不侔、每以局外之身、形爲憤激、及徐而身入其中、未有不依違隨俗者、故臨難不屈之人、必非高言死節之人也、何也、氣爲之也、氣爲之、氣盡則餒矣、市儈見人之交易也、必多方說其貨之不值、而哂買者之受欺、明日羣相約而共議焉、則盡反昔之所言、而惟恐交易之不果合、何也、昔之身在事外、今之身在事中也、嗚呼、非學之深而能自持乎哉、且學者之病、合則相標榜、分則相詆訶、有人之見存也、有人之見存、則於不當爲而爲、亦必於當爲而不爲、孔子稱子路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不求則無標榜之習、不佞則無詆訶之私、其處也力學之不暇、何暇於朝政之議、竭力於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敢論宰相之賢否、所以蓄其德、醞釀其才、略有如此者、宋南渡以來、陳

東歐陽澈之風、天下慕之、或假是爲名高、以振動流俗、究之無補於時、無補於學、如葉李者、又何足責哉、偶閱元史至此、論之以示子弟門人輩云。

全祖望 見前。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爲僖昭之亂、天下并起而窺唐、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雄略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故既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

然亦田令孜張濬輩、有以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寧、一奉朝旨、斂軍而返、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有元擴廓、宛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儉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李思齊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李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紹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掣之肘、於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擴廓寧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寧禦侮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恕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

賈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顧炎武

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明諸生、官兵部職方郎中、明亡、周游四方、載書自隨、清康熙時、舉鴻博、薦脩明史、均不就、後卜居華陰以終、其學主博學有恥、歛華就實、凡歷代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遂開清代樸學之風、著有日知錄、左傳杜解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求古錄、金石文字記、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九經誤字、石經考、音學五書、吳韻補正、亭林詩文集、數十種。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能、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下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潘 耒

字次耕、號稼堂、師徐枋、顧炎武、淹貫羣書、工詩文辭、兼擅史學、康熙中、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充日講起居注官、坐浮躁降調歸卒、其學旁及歷法算數、宗乘道藏、尤精於聲音反切、晚號止止居士、著有類音、皇閏曆、遂初堂詩文集。

重刻李忠定公集序

古之君子、得志則功業顯於當時、不得志則立言垂乎後世、彼窮而在下者、僅以言傳、固其所也、若夫遭逢人主、致身將相、而才略不展、志業不遂、徒以空言流布天下、其可痛惜爲何如耶、當宋室中衰、人才敗壞、幸而有李伯紀一人焉、忠義性成、明達世務、節足以守經、智足以應變、蓋王佐才也、使宣和靖康、能用其言、則北宋不至於亡、建炎紹興、能用其言、則南宋不至於弱、然而庸人忌之、小人讒之、宰執排之、言路攻之、使其身不能一日安於朝廷、平時不用、則亦已矣、當大敵臨城之秋、奮身決策、排大難、定大疑、業有成效、然而急則用之、緩則棄之、一人之身、乍賢乍否、旬月之間、旋召旋逐、君子於是歎三宗之闇、

而知宋祚之不振也、公當國事急時、一日章數上、其昌明剴切、洞中時弊、有賈長沙之條達、陸敬輿之精詳、於古名臣奏疏中、最爲傑出、其他雜文詩篇、皆根極道理、發抒胸懷、無不可起人敬愛者、舊有刻集、其板久亡、公邵武人也、今邵武令購得舊本、重刻之、以廣其傳、余觀今日好事之家、訪求宋元人文集、有隱僻不傳者、得一帙一卷、珍若拱璧、然或風雲月露之辭、無裨世用、卽或其文足傳、而人材庸劣、亦不足爲有無、孰若李公之忠孝文武、人品旣與日月爭光、而文章之明白正大、又如布帛菽穀之不可廢耶、余來遊閩、過公之祠墓、見公之題刻、慨然想見其爲人、附名其集、有餘榮焉、故不辭而序之。

日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攷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緝故實、或高

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攷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籠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探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攷、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

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攷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遊、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尙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携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昇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

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攷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汪 中 見前。

宋世系表序

沈約宋書表不傳、今采宋氏宗室之見紀傳者、輯爲此篇、且序之曰、宋武帝受終晉室、自永初改元、至於昇平之末、凡五世六十年、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殺者、百二十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當齊初紀、彭城之族、蓋有存者、而帝之血屬、并長沙臨川二系斬焉、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凡在公族、休戚同之、是以商孫不億、侯服於周、漢世王公、爭言符命、當易姓之際、忍恥事讐、并爲臣僕、以全生保姓者有矣、未有君臨天下傳序九君一朝革命覆宗絕祀殄無遺育如

宋氏之甚者也、方其完如景平、治如元嘉、威如大明、國祚未傾、羣生成遂、而父子兄弟、日翦月屠、如恐不及、甚至舉宗就戮、禍及嬰兒、使幼者不得長、壯者不得育、遂致宗姓寡弱、王室陵遲、奸雄睥睨其旁、拱手以成斷流之禍、豈不哀哉、或者謂武帝起自布衣、經營天下、十有餘年、竟成王業、於時晉室宗親、誅鋤略盡、而同力舉義之人、罕有存者、創業垂統、取濟一時、非有積德累仁之舊、婁敬千寶之陳言、稍已迂闊。而遠於事情矣、昔漢魏末世、雖見逼奪、而歷年傳嗣、終保元吉、下至昌邑海西、猶得盡其天年、未至公然操刃也、自平固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象人以殉、猶或無後、況乎身爲戎首、禍流異代、而欲子孫令聞長世、豈可得哉、當帝踐阼之初、威德在人、中外帖服、所長慮却顧、莫克遑息者、惟故主耳、及其掩被告殂、子孫磐石之計、雖至今存可也、曾不再稔、而前事之師、繼體之元子、先嘗其害、

豈所謂天道好還、爲法自敝者乎、後嗣之陵夷、又其所矣、嗚呼、無一民尺土之藉、戰必勝、攻必克、總攬英才、振厲風俗、遺令詔繼嗣之意、信乎人傑矣、謂禍患之來、不可逆知、務增修於德、而毋或多殺不幸、以爲之備、斯三古哲王、所以祈天永命也夫。

張爾岐 見前。

甲申紀聞後跋

嗚呼、明季諸臣、吾不知其何心矣、先皇帝何所負於其身、而棄之如遺也、最可痛者、天子親至其門、而辭以飲酒、手持太子諸王付之賊、而視其死以規利、而此太子諸王、又自其女出者也、至於開門迎降、誦功德、獻平南策、上書勸進、爭爲諂語卑節以悅賊、以幾一日之溫飽、又小人恆態、不足異也、國破君死、而獨愛其身之溫飽、身溫飽而名已辱、溫飽有時而盡、名辱者無窮期、又甚者、溫

飽不可得、死不可免、名已辱不可復振、方其數日之內、百計悅賊、而賊愈怒、朝冀榮華、暮就刀鋸者多矣、卽彼免於數日之內者、度百年之內、當無不死、其視倪元璐馬世奇凌義渠劉理順數君子之引義自決者、何如乎、緩死直須臾間耳、以須臾之短生、易萬世之大義、稍有知者能擇矣、不謂諸臣之恬然爲之也、甚矣溫飽之溺人也、忘其君、忘其身、忘其名義而殉之、亦嘗通須臾萬世而熟計之歟、噫。

讀朱子通鑑綱目

正統之論、或予或奪、莫能畫一、至子朱子而其義始定、顧子朱子之兢兢審決而予奪之也、其說莫不聞、而其微意、多置不講、何怪乎考亭之書、散處闐闐、而僭臣叛子、接踵於世、而不息也、間嘗取綱目讀而繹之、其所謂正統者、天下混一、與夫嘗混一者之子孫也、其所謂非正統者、篡賊僭竊、與夫仗義自王、而未及成者也、嘗混一者之子孫、可以絕矣、而不忍絕、故周盡於赧、而漢終於炎興、晉

延於元熙、唐及於天祐、自王垂成者、與夫篡賊僭竊者之專據自雄、可以進矣、而不忍遽進、故楚之於秦、吳魏之於漢、宋魏二齊周秦陳夏涼燕梁之於晉、五代之於唐、皆終不能得、而秦漢晉隋唐、亦歷久而後予之也、嗟乎、一亭之長、予奪不出鄉、有土之君、予奪不出國、天子予奪及天下、予奪之柄、至天子而極、而欲以匹夫之微、予之奪之、至予以所幾失、而奪以所僥得、何哉、誠非匹夫之事、而天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今試置一人於周秦之間、而論之曰、此爲周文武之裔而微甚、此爲周之牧圉小臣而強甚、而與之戰、此一人者、不必讀書明義理、洽見聞也、助秦乎、助周乎、又試置一人於漢魏之間、而論之曰、此漢之跋扈大臣也、拊其主之背而奪之、此漢之疎屬子孫也、不忍其宗廟之不血食、而圖興復、此一人者、亦不必讀書知義理、洽見聞也、助魏乎、助蜀乎、又試置一人於秦漢漢晉隋隋唐五代之間、而論之曰、與彼乎、與此乎、苟其人、非其父子兄弟、與有所利乎其間者、固不能有以偏與矣、正與不正、有統與無統、塗之人

明之、此固非強弱之所怵也、大小之所形也、名實之說之所亂也、高高上帝、陟降其心也久矣、其所不絕、不忍其絕也、其所不進、不忍其進也、其所絕、君子安得而不奪也、其所進、君子安得而不予也、紛紜勝負於強弱大小之中者、人也、而不忍不予、不忍不奪、斷斷於強弱大小之外者、則天也、此子朱子正統之說、吾斷以爲天之事也、或曰、僭篡之君、旣嘗南面據圖籍、臣億兆矣、今日奪之不加損、嘗混一者之子孫、身失舊物、今日予之不加延、而後之篡賊僞竊之雄、亦非一人之予奪、所得而沮也、其兢兢審決而爲是說也、何居、曰、爲萬世之臣若子明順逆焉、爲士君子之欲得君而仕者、審出處權去就焉、得吾所以置周秦蜀魏者、後之周秦蜀魏可知也、得吾所以置秦漢漢晉隋隋唐五代之間者、後之秦漢晉隋唐五代之間可知也、準之以爲進退、其不詭於正乎、不然、主人方與盜戰、不知主人所在、而操戈往助、幾何其不爲盜也、嗟乎、士君子積數十年之力、讀書習事、祈爲可用、一旦出而依人、非細故也、一與之僭、終身不可悔之事也、忠

孝所歸、勳名所託、一不慎而甘與僭亂之人、同簡而書、爲後世士君子所惜、何不思之甚哉、是故士不幸生無統之世、欲出而事君、莫良於能擇、擇而不得、莫良於能退、庶幾子朱子兢兢予奪之意也夫。

沈德潛 見前。

明死節四文學傳

許琰、字玉仲、吳縣人、爲邑諸生、自勵志節、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破京師、烈皇帝殉社稷、聞至、諸生臨明倫堂、琰袞杖擗踊盡哀、已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未頒、又詔中無討賊意、琰憤甚、走訴大姓、謀倡義舉兵、無應者、益憤、自經於福濟院、道士解救不死、復沈於胥江、時潞王奔吳、將適越、泊舟胥江、令人扶救之、琰知爲潞王、責以召南方義士、合兵討賊、王亂以他辭、不應、琰厲聲曰、琰江左一秀才耳、平日誦聖賢書、尙知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王爲天子懿親、

入與天子共起居、出分天子社稷之寄、一旦國破君亡、不思恢復、何面目見二祖列宗耶、王不應、琰知王無復讎意、囚椎胸曰、死耳、躍入江、鄰舟復救之、昇至家、家人日夕守、不得死、尋聞哀詔至、卽庭中稽首號慟、遂絕粒、妻趙携幼子、泣勸之食、飲以湯、琰自嚼其舌、嘔血被面、肢體自書崇禎聖上四字、凡數處、七日死、時六月十三日、同時死義有顧維寰、後又有顧所受、許王家。

顧維寰、字

長洲生、哭烈皇帝時、諸生蛾集、直指周一敬謁文廟、衣緋衣、鳴金

鼓、呵殿、揚揚而來、諸生中有碩然而長者、爲張長瀾、與維寰前、數直指曰、此乾坤何等時、猶服此服、指明倫堂額示之、褫其服、直指惶悚、然猶稱流寇爲西兵、維寰唾曰、逆賊逆天犯上、凡帶毛髮、含血氣者、皆欲食賊之肉、公稱如敵國、意何爲、直指不敢對、逡巡去、兩人歎曰、祖宗養士三百年、今高爵厚祿者如此、大事可知矣、是夜誤傳長瀾自經、維寰曰、我不可後、越五日、經於祖墓前古松樹下、維寰籍學宮時係趙姓、故或傳趙維寰、實一人、長瀾雖未死、然終

其身、亦不辱志行。

顧所受、字東吾、長洲生、與許琰善、琰死、往哭曰、公死矣、後死者其誰與歸、及南都擁立、君臣偷安、柄國者漁聲色、營苞苴、黨邪害正、所受居常憤憤、時齧臂出血、明年、王師渡江、崩角恐後、所受詣琰殯告曰、受所以不死者、欲有所俟、以成公志也、今已矣、敢不從公地下、至學宮、拜先聖訖、投潁池中死、暴尸烈日中、色如生、勃勃餘怒氣。

許王家、字君聘、蘇州郡學生、國變後、隱居搖城、有吏趣之出、封利劍一、示以期、曰、不出則死、王家曰、死分也、吾固甘之、或勸王家、謂君故明一諸生、未食天祿、胡遽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義、豈論仕不仕耶、吾讀孔子書、殺身成仁、求生害仁、已講之熟矣、公等勿復言、以父母屬妻顧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矣、父母知志不可奪、含涕謂曰、汝行汝志、勿念我二人、王家肅衣冠再拜、赴湖水死、年三十有九、王家有告祖廟詞、文不傳、初許琰死、有辭在衣襟間、

曰、嗟我生之不辰兮、天不祚我明、盜賊蠡起兮、海宇披猖、我君殉社稷兮、烈祖用光、彼劇秦而美新兮、廉恥道喪、平慷慨成仁兮、遑恤我躬、叶願爲厲鬼兮、從我君王、激烈悲壯、世傳誦之。

沈子曰、申酉之際、諸生殉節者、許琰四人而外、金壇曰王明灝、貴池曰吳應箕、崑山曰朱集璜、陶琰、宣城曰麻三衡、丹陽曰賀向峻、王介休、武進曰張龍文、吳福之、餘多姓名不傳者、微夫、之數人者、未爲臣者也、願皆得死所、而當時都顯榮、負大名者、晚節至不可問、豈莊生所云、金注者殫耶、於戲。

三孝子傳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中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子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鄰里皆阻之、不顧、旣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擾、狼虎之虞、與盜賊剽掠、獯人犇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

然往、一盞一笠、披零丁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間諜也、告以實、慟哭如嬰兒、衆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而泣、蠻獠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舁籃輿、怡怡如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琦、劉龍光。

顧廷琦、字珮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步入蜀、顰面赤踝、前後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高山險巖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葬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遼義邑名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殷繼周黃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亦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詳載廷琦自撰入蜀記略中。

劉龍光、字蓼蕭、亦長洲生、父廷諤、官益王長史、國初道梗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建昌、益府故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澗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澗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間道可達、龍光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山麓、果遇母于石澗空村中、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餘年、母歿、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沈子曰、語云、世亂識忠臣、亦亂後知孝子也、三孝子行、吳人視爲極難、而孝子之心、若孩提亦能之者、吳江計孝廉東、性不肯下人、獨以師禮事黃孝子、嗚呼、孝廉之學殖才華、果出孝子下哉。

張 庚

秀水人、原名燾、字溥三、後易浦山、又號瓜田逸史、白苧村桑者、晚又號彌伽居士、幼不爲科舉業、肆力於古詩文、工書、尤善畫山水、法董巨倪黃自成一家、乾隆初、以布衣舉鴻博不遇、著有強恕齋詩文集、畫徵錄、續錄。

榜李兩孝廉傳

孝廉李氏、名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居乍浦海上蜃園、崇禎癸酉、舉于鄉、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有隱慝、痛自刻責、絕意于仕途、會國難、乃改名確、字潛夫、喪亂後、尙餘田四十餘畝、宅一區、乃并家具、分與所後子震及女、而與妻別入陳山、自是足不入城市、訓童子自給、居七八載、陳山寺僧開堂、聚聽者衆、避喧反蜃園、復與妻居、賣文以生、不足、則與妻爲櫻鞭竹宮佐之、又十載、益困、不能保其園、復以妻委之壻家、而寄食于僧舍、友戚憐之、相與贖蜃園歸之、于是復與妻居、時年已七十矣、所後子亦稟訓棄諸生、謀食四方、老夫婦白頭相對、時時絕食、有饋者、非有故不受、又十載、蜃園僅存二楹、雙耳失聰、又病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對、魏冰叔自西江來、造其廬、先生與之粉版、冰叔書竟、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老淚滋滋下、冰叔亦泣、時方絕糧、冰叔探囊、得銀半兩、爲買米炊飯共食、作書與嘉興布衣周

青士、屬其集知交、爲先生月給、水叔過吳門、見俟齋、俟齋者、崇禎壬午舉人徐枋、亦不入城市者、見書稿、謂水叔曰、君意良厚、但李君不受人餽、君力量不能、聽其餓死可也、及青士輩往餽、果堅拒不受、未幾卒、乍浦有鄭嬰垣者、孤子絕世、與先生爲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餓、臨歿云、我無愧於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年八十有二、葬牛橋、著蜃園集、所後子歿、乏嗣、遺稿不可得矣、惟續修乍浦九山志、迄今猶有珍之者。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吝于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崇禎丙子、舉于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于墓、顏其堂曰永思草堂、閣曰止闕、而自號止園、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俟齋、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恂子木、聞訃會哭、私諡曰正孝先生、自晦跡後、不爲危言危行以動衆、詩

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親師友四詩、以所師吳魚在、執友高元倩、皆于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爨桂有餘香、埋沙認遺鐵、引領望西山、草莽永如結、足以見其志矣、寧都魏禧水叔、嘗訪先生於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爲書致先生曰、所云有志俊傑、而無澹泊寧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有求于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滯、無不畢見、禧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蓋先生持身之潔、自晦之貞、與友道之直諒、皆見於此、子二、勉勳、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潘耒 見前。

戴南枝傳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遊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丈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饋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爲俟齋任此事、一日不得地、則吾事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山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

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未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遊、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未遠遊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慙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未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未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綌、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鰲面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饑、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

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戚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歟、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予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沈德潛 見前。

明學博劉先生傳

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剩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粟氏、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先生携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時先大父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弔落日、相與歌泣、先生曰、茫茫宇宙、中路知己、迺在沈君、後先大父歸故里、先生求同志士不得、益困憊、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謂祖宗邱墓責在汝、磨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于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死生存亡不可知、留其身爲大人累、

無爲也、遂自經死、前此其子同老奴歸、傷于盜、墜車折臂、歸卽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旣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遒、聞者哀之、某尙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尙書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耶、卒不往、志老而彌堅、後幾年、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泓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泓無家、圖己像于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沈子曰、予少時嘗聞先大父談劉先生事、後偕沈君莊懷遊、見所撰劉逸民事略、因本此作傳、嗟乎、勝朝之末、平日負盛名食厚祿者、或苟於富貴矣、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二曲先生傳

先生姓李氏、名顥、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整屋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闖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挾一齒與其妻彭氏、曰、如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于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竝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塚、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襄城、徧訪遺蛻不得、乃爲文禱于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諸生劉宗洙知之、卽舍之家、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爲贊畫、軍潰、賊獲而劓之、裹創收喬年屍、又捐資收全軍覆沒之屍、葬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衆屍中、況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爲信吾立祠、

且造塚於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捐城西地一區、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
盤屋、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
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
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頓足自詈曰、不孝
顛、汝此行爲何事、乃喋喋於此、尙有人心者乎、申旦不寐、卽戒行、毘陵學者、
固留不能、亟還襄城、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祝於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
魂、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皆歎先生
誠孝所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紀、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偏及同時
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士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
哭、哭聲四振於二三里外、允中爲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之主、
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先生旣少孤、食貧力學、
奉母命、不與試、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嘗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

過自新爲要、又曰、諸儒之說、醜駁相間、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有得於道也、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應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卽去之、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眞儒薦、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款之、聖祖西巡、總督傅公、宣旨召見、先生稱廢疾、御書操志高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著十三經廿一史糾繆、旣而以爲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慎言慎行、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欲概其平生、而恨無由、後過襄城、晤劉庶常芳草、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者歟、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錢大昕 見前。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恒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彰、何可勝算、獨爲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予旣爲銘、刻之石柱矣、已乃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曰、世安得此長者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故可信、登仕諱楷、字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旣而曰、刻深者不祥、懼損吾福、又棄去爲賈、以羨置薄田百畝、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貲爲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得滌、有病不及時療、官數

日一至、檢獄具、他弗問、君在縣、日省囚、而問其疾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
瘐死者、丞簿以下、例不受民詞、黠者藉事恐喝、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所取
少、不禁也、君自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爲飯、佐以豆腐羹、妻妾親緝
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
此、不如早歸、君乾笑而已、亦不與辯、在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歸則弟私鬻
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簾句致、告之官可復、君終不言、父歿、罄所
有營喪葬、又爲弟償所負惡少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
遂病死番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能讀書、君隨
事啓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爲、曰、欲爲官、卽正色曰、兒誤矣、爲官不如爲人、
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爲人、卽得官、必不爲人詬詈、一日兩窰器墮地、薄者毀、
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蓋幾於古之不言而
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爲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爲長者、行誼是

取、尊卑奚分、予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潘 耒 見前。

唐烈婦傳

烈婦曹氏、海寧唐之坦妻也、曹唐皆士族、婦素以淑令聞、嫁六歲而無子、念爲夫置妾者數矣、會夫病、婦奉湯藥半歲、不解衣、病益亟、志殉以死、預治殮具、每物必以副、爲夫繪像、己亦繪像、家人固怪之、夫且死、卽不食、母勸之食、曰、夫絕粒矣、我何忍獨食、夫食我乃食耳、比夫死、將服砒毒以殉、妯娌見而奪之、稍間更啜灰水、腹痛終夕、不死、復取三錢嚙吞之、母急奪其一、而二錢已下咽、又不卽死、乃哭以殮、殮畢、歸寢、潛以溲置牀下、中夜服之、碎其楮、家人覺而不及救、有頃大呼、藏府如欲裂者再、忽大吐、竟不死、砒灰水錢溲四物、皆能殺人、要非可探手卽得、婦悉蓄儲以待、以此知欲死其夫、非一日也、旣盡

服四物不死、乃大慟曰、天乎天乎、死固若是難乎、毒固不殺人乎、雖然、吾必死、吾且以水死、舅姑與母、更勸說之萬方、度不可奪、則戒之曰、與其水死、寧絕食死、遂復絕食二十二日、而猶不死、乃夜啓牖、自投於河、鄰婦救出之、氣絕復蘇、水汨汨循腸下、所吞錢隨而出、衆更强之食。婦乃曰、諸大人能强我食、不能禁我死、無何、夢其夫迎與俱去、曰、百日爲期、夫死之日丙辰九月二十八日也、遂於十二月望、拜訣舅姑、復絕食、家人見其然、且敬且憐之、既已無可奈何、則曰、婦要當死、母久困婦爲也、於是不復勸、又十五日爲歲除、內外僮僮、忽失婦所在、視柩側麻衣纍然、懸輓在梁、烈婦死矣、贊曰、余遊海甯、海甯人言烈婦凡九死、砒灰錢滷與自沈爲五、前後絕食凡三、死可必矣、而重之以雉經、汲汲乎惟恐其不得死也、古今貞臣烈士、慷慨引決者有矣、彼皆一厲其氣、往而不返者也、烈婦獨究諳死之情態、忍暫含毒、出入去來、而卒以爲歸、死乃可習、豈不異哉、世多逆畏死之難、而苟活以隳其志者、何也。

錢大昕 見前。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於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耶、若卽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誶聲、所事姑、炳先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子曰恒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朝、有 詔旌表、建坊於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以進士官

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於堂上、時年九十餘、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予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問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尠、方氏之後母、哭子至於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咯血、久之、疾且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年、且無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冢嗣也、異時聲洪有子、當以後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聲洪生子克仁、旣咳而名、卽養於節婦所、克仁稍長就傅還、必問晝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遲之、

書聲與輶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鄰咸哀異之、節婦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共姜之詩列于經、班昭之誡著於史、以閨閣之賢、而令所天姓氏、藉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文嗜古、與予善、爲述節婦事甚詳、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爲嘉定人。

夏烈婦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泚之女、世居太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饑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屬訖、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

泣下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啓、母呼之不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予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緒、是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强人以所難、而尤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之傳也。

汪 中 見前。

葉天賜母汪氏家傳

母汪氏、歛之某村人、年二十有一、適同縣處士葉君鼎熙、未三月、處士適興化、遘疾卒、有遺腹孤、逾八月而生、始生、母悲且喜曰、天賜也、遂以名其子、家宿貧、數遭艱窶、母奉養老姑、撫前妻女、具有恩禮、教其子嚴而有法、日夜望其成立、子幼、每循牆立、母輒爪刻其尺寸、視兒加長、則喜、始就傅、隨從父望齡於繁昌、既長而歸、母子驟不相識、兒入門、母見兒、却立、兒呼曰、母安在、曰、在此矣、曰、兒某也、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天賜客四方、力致甘旨於母、取婦生子、家以再立、乾隆二十二年、有司以母節行聞於朝、凡婦人年未三十而寡、更三十年得旌其閭、先是母有姑王氏、居嫠室四十餘年、以夫亡時年逾三十、不得應旌典、母曰、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姑苦節、吾所逮事、而吾顧以年受旌、是婦蓋其姑也、人其謂我何、天賜懼、更請於巡撫侍郎胡恪靖公寶璩、疏王之節、榜於家廟、由是母之坊始立、母卒年七十有四、天賜執喪有禮、與中久故、因次其事。

段玉裁

金壇人、字若膺、一字懋堂、乾隆舉人、官巫山知縣、引疾歸、師休寧戴震、講求古義、尤精小學、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周禮漢讀考、古文尙書撰異、毛詩詁訓傳、經韻樓集等書。

蔡居拙傳

蔡君、名居拙、句容蔡巷村人、性癡騃、與兄同居、家僅有田可耕耳、兄力田、君乃能服賈、牟利致生產數萬金、始爲賈、人多笑之、曰、是癡騃耳、黠者猶多折閱、況彼耶、然君廢貯鬻財、奇贏多出意外、過能心計者所得遠甚、天贊之也、兄與析產、君不言此數萬金者、非兄力也、以十之九推與兄、已得其一、曰、吾兄有六子、家口多、吾才生一子、費少、吾無用多金爲也、手造屋數十間、祇取一間、餘盡歸兄、漢薛包兄弟分居、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者、器物取朽敗者、若君不又過古人耶、氣力健甚、少時每飯盡米五升、不識字、不通世故、八十生辰、校官自城往拜祝、君拒之於門、曰、爾官也、何可拜百姓、校官旣入、君乃

登堂上坐、將受其拜焉、有夢顛病、嘗夜魘起、開門赴池、泗水中、獲大魚、歸叩新婦房門、起之、令烹魚、鮑食而寢、乃自知其魘也、年八十七而卒、子二、次子庠生。

若膺氏曰、余於嘉慶辛未八月、至句曲天王寺、訪余徒裴玉昆季、喜其家樸茂而勤學也、藍珍酒次爲余言蔡君其人、余以爲此非孔子所謂善人耶、人笑其白癡、而推產與兒、出於天性、非有好名慕義之心也、不癡者能之否耶、余恐將來郡縣志不能載、致名湮沒無以勸孝義、故爲之傳、令句邑修志、務舉此、發其潛德焉。

張惠言 見前。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

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暎、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飲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

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佰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

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汪 中 見前。

書周義僕事

竇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死、潘氏之族誣愷殺之、引僕爲證、知縣吳之珽訊、考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死、瀕死、猶胡嚙言佃實病、旣絕而目不瞑、聞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死而懼、妄云僕承、遂易其辭以上、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讞之、得其實、爲罷知縣官、而抵族人罪、於是獄遂白、愷爲僕置冢、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無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

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搆成其事、以冀免於刑、敗軍相望、而後不之戒也、見小利而好近娛、冒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於義僕事而樂書、非以爲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汎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憂、而姑倖其不及己、阿諛苟祿、以恣睢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焦循 見前。

書王鷺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年卒、偶檢舊麓、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齧過半、庚子秋間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鷺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餼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蹇、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

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扇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談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張爾岐 見前。

貞節管母王氏墓表

管母王氏、旣以順治己丑、祔其君子之藏、後廿一年、康熙庚戌、母之子某、耄矣、病且殆、語其子發瑞等曰、吾、先人之三月遺腹子也、豈易有今日哉、實吾母茹荼藉水、而鞠之育之、以立、此昔者御史、嘗以母行誼聞於朝、謂當錫譽命、表

門閭者、而卒無得、今者、某旦夕且下從先人、恐母氏終無聞於後、是母所茹荼藉水而鞠之育之者、非子也、安得片言表壘上、死不恨矣、小子其聽吾言、載之簡以俟、於是發瑞等跪受而筆疏之、其言曰、母、王氏九濟女、十八歲、以萬歷十七年五月、來歸先處士府君、明年三月、府君卒、十月某生、吾祖慰吾母曰、屈新婦爲乳此子、子幸履地、當聽汝改適耳、母泣曰、新婦誓死殉矣、又幸生男、奈何以不義自汙乎、三年、某旣免懷、吾祖及外祖議嫁吾母、語聞、母拒戶自剪髮、自是始無異議、家本中人產、府君沒後、生事漸落、母事吾祖父母愈孝謹、力營甘旨、收入不給、每資紡績佐之、七歲而祖歿、十三歲而祖母歿、營葬畢、舊產無復遺矣、又值歲祲、愈不自支、往依章邱中表齊氏者六年、乃復艱苦、視前又倍、某七歲時、母雖困、猶具暇修、俾從塾師學、凡四年、粗辨行墨、至是乃出爲縣簿掌記、冀得少糈以供母、母願以馭法爲憂、時時訓勅之、時有兄弟訟於簿者、簿責賄於其弟、無則白於長而傳之法、其人將鬻妻以賄、予旣力爭於

簿而釋之、歸白母、語未終、母遽怒曰、人枉且急如此、汝力能請而不爲之請、何告爲、予曰、旣白釋之矣、母乃喜、予終身不敢卽罪戾、皆母教也、里中以是益賢母、崇禎二年、邑諸生江鯉等、及鄉鄰百餘輩、以母苦節告於縣、縣令熊侯義之、扁曰貞節、縣上之提學副使李公、旣覈實、乃扁曰撫孤孀節、提學上之監察御史、御史疏請表里、天子下其事禮部、予貧賤、莫爲之慇懃、事竟中寢、嗚呼、予則非子矣、所冀母氏苦節、不終沒於世者、惟是表壟片言、又以老病、不能匍匐君子之門、此其責在小子矣、發瑞兄弟、皆從予遊、乃持所受於其父之言爲請、未踰月、管君遂不起、予旣重母之節、而又悲君之須臾未死、惕惕乎惟其母之無聞於後是念也、於是次其言、俾劊石於墓、而系之銘、銘曰。

母之行、應圖史、揚王庭、尼則止、彤管誰、獨遺此、餘薌澤、施孫子、我作詩、告笄珥。

汪 中 見前。

先母鄒孺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鼎、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早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兩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婿、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人婦而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月中不寢者恒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履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值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携中及妹、儼然勺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迨中入學宮、游

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縣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可銷、況於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於是也、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其身、行路傷之、沉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尙保其封樹。

錢大昕 見前。

處士陳先生墓表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他師、眞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馮翮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芻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與於身心乎、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始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自給、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呼爲小朱文公、君以爲誠然、欷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

寧化雷公鉉、視學江蘇、君携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以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於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理益淵邃、而言極平易、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註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菴、以講學名、或言君爲確菴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懼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誚、然聖賢之言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飫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於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洵加於人一等哉、予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既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非能知君者、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焦循 見前。

節孝臧君墓表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鱣、君次叔、季岷、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己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讎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痲瘡、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既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恒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

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既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蝸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游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寢、外局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掩、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跽、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醞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癡、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僮朗誦、婦竦聽、已乃合卺、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讎、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而

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屺泣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攷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殁也、大興朱相國、作誄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為本、學爲末、故箸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杭世駿

仁和人、字大中、號菴浦、雍正舉人、乾隆初召試鴻博、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改御史、奏事忤旨、下吏議擬罪、尋放還、自號秦亭老民、博聞強記、於經史詞章之學、無所不貫、浙中耆宿自黃宗羲後、以全祖望及世駿爲冠、主講粵秀安定兩書院最久、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石經考異、續方言、史記考異、漢書疏證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兩漢蒙拾、文選課虛、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榕城詩話、桂堂詩話、道古堂詩文集。

孝女吳淑士墓碣

孝女吳瑩、字淑君、私諡淑士、海寧人也、父應鳳、患滯下、伯兄琦文、重繭走二百里、之石門覓醫、醫他出、卽迹之武康、血流被履、不知也、醫齋術、不肯行、處方與之、益增劇、琦文哀憤甚、引刀割股、而刃弗殊、一臂幾折、執喪、廬墓三年、母汪、以晝哭故、將失明、朝夕舐之、數月而光復、旋患鬲、中死法、琦文博求方術、以時消息其病之所起、主其湯液醪醴者、女弟瑩也、視無形、聽無聲、綿冬及夏、不夙則莫、脇未嘗貼席、口未嘗甘味也、歷六七年而母瘳、而孝女憊矣、形瘠神離、不可爲矣、年二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戌六月八日也、琦文獲旌入忠孝節義祠、而孝女不得請、何也、琦文之孝顯、孝女之孝隱、顯者可以辭達、可以筆述、可據以入告、隱則深知者能信、不知者不信也、又非可人人強而使之證也、兩楹之殯、閱九年、歲在壬午某月日、兄子有曦、始克葬於硤石祖塋西偏、蓮漚之原、碣曰孝女吳淑士之墓、女徹環瑱、願養父母、如北宮之

女嬰兒子之所爲、母哀其志、贅同邑朱氏子爲壻、女故朱氏婦也、宜稱婦、說春秋曰、婦者、從乎姑之辭也、孝女不及事姑、無阼階著代之文、無三月廟見之事、孝之名懸而無薄、不屬於母而誰屬也、孝於母、在吳則爲孝女、穀梁子所謂以我禮之也、以我禮之、則猶然女而不婦也、女而不婦、則婦之不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壻無御輪之迎、父無反馬之致、魂魄得依所親、聖人之所不禁、通儒之所不議、孝女之孝、雖九原不隔也、然則可祭於祠乎、古無其禮也、古無其禮、而吳氏行之、所謂禮以義起、考有宮而孝女無子、奠有牖而孝女無女、無子無女、而有若敖之餒、是吳氏之愬、其祠也、所以酬其孝也、諡曰淑士、義何居也、詩曰、螯爾女士、女有士行、則與凡爲女者有間、孝女讀書明大義、從伯兄學、潛心經術、非聖之書不觀、吾志其墓、據經以立言、孝女之士行見、孝女之與兄同爲純孝者亦見、系以詩曰。

惟孝有五、不及婦人、男統乎女、聖經不云、女嫁曰歸、義在食貧、有舅有姑、至死服勤、偶或歸甯、不能終身、抑搔疴癢、勢不得伸、北宮嬰兒、冠古鮮倫、至老不嫁、志在養親、修川女瑩、降靈自天、依母爲命、若將終焉、母爲擇對、不送之門、壻焉出贅、女不往嬪、母疾危厲、食不下咽、蛾眉宛宛、含愁而顰、量水稱藥、斟酌等分、時其起居、時其夕晨、時其消息、忘寢與殮、洗手作羹、味邁八珍、母飲而甘、母食而芬、回斡造化、收召魄魂、以女精氣、益母元辰、綿八寒暑、沈疴頓捐、醫工咋舌、技窮而歎、歎女純孝、驚猶天神、母則痊矣、女則瘳矣、神離形瘵、大命莫延、偏親號咷、伯兄涕漣、兩楹布奠、有文一篇、誦女力學、非聖不觀、生孝猶易、死孝實艱、俛堂歛阼、褻衣不陳、漆鐙無光、總帷久懸、葢塗不啓、凡閱九年、兄子猶子、葬之新阡、蓮漚之兆、松柏萬千、謚曰淑士、告於几筵、碣曰孝女、表於隧埏、敦我一老、據經立言、春秋書法、禮堂舊文、虛公酌議、誄詞璘璣、煒我彤管、以俟愍綸。

焦循 見前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饘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呼、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勳、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夔墓側、請旌於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

衛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蹙然、因爲之述。

潘 耒 見前。

封儒林郎孫君墓誌銘

周官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孝友陸嫻任恤、是爲六行、非是不升於朝、管子治齊、猶存此意、故曰、與其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鄉、與其爲善於鄉、不若爲善於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不敦本行、惟尙浮華、故躬修篤行之夫、不見用於世、然造物者尙陰厚之、吉祥善事、胥集於其身、是則古之所重、今之所輕、人之所遺、天之所取、君子可以審所處矣、孫君諱琪、字襄臣、其先自嘉興徙松江之申浦、再徙青浦、世有厚德、族以滋大、君之考元賓、文譽籍甚、常爲髦士師、生子六人、君其叔子也、端重醞謹、有綜理材、父歿、祖父

母並在堂、諸弟稚弱、君佐兩兄操家政、任鉅荷艱、不辭勞瘁、公私內外、一切治辦、先業不隳、更致饒裕、然不懈於學、補博士弟子、不汲汲於榮進、奮欲爲賢人君子、取古嘉言懿行、書諸几席、以自砥礪、王父篤老、代父盡子職、晨昏定省、旦晡上養、扶持抑搔、不離左右、王父自卜壽藏於城南、阻撓者百端、君與兩兄、竭力經營之、宅兆旣成、王父復曰、不佳、當改卜、君奉命惟謹、相度至百里外、得地於吳山之陽、所費不貲、纖毫不以累諸弟、時人難之、母病、侍湯藥、不解衣者六旬、居喪、毀瘠無人色、三年未嘗露齒、常竟日悽愴、泣下沾襟、嚴事兩兄、細大必請命而行、季弟早卒、君撫其子如己子、創築家祠、祭奠合食、聚子弟規誨之、一門之內、秩秩如也、怡怡如也、尤好行其德、宗族鄉黨、有婚嫁死喪疾病獄訟卜居營葬等事、以緩急來告者、靡有不應、或擘牖不能出口、君喻其意、輒資給之、各滿其望而去、歲祲、有司勸分、君每傾資賑濟、盡其實而不居其名、邑修文廟、捐百金助之、古先祠墓有毀者、輒爲修葺、見勸人爲善

之書、輒梓行之、造橋梁以百數、瀕死猶力建邑西新橋、土人以君字名之、一切濟人利物之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涖泖間稱君子長者、必曰孫君、君不言而躬行、晚著家訓一編、切近簡要、人爭傳之、縣舉鄉飲酒禮、以君爲大賓、君遜謝、迨祀其父於鄉賢、而後卽安、年七十三而卒、配方孺人、實有賢行、能成君之志、子五人、鉞、鏞、錚、鎬、錫、女三人、孫十一人、孫女九人、嫁娶皆名族、鉞候補州同、君以恩例、受封如其官、康熙庚辰、十一月甲辰、葬泖西北褚莊、使來請銘、嗚呼、以君之篤行好修、樂善不倦、令生兩漢時、不以孝廉舉、則以賢良徵、登於朝列久矣、今乃以諸生老、僅得鄉里稱善人、可慨也夫、然富壽多男、人不可以力致者、君獨全而致之、食報於天者、亦不可謂不厚也、銘以風世、其誰曰不宜、銘曰。

人詡詡、言孝弟、徵其行、有遺議、士翩翩、談義利、錐刀微、膚髮視、猗孫君、天質粹、涉末流、敦古誼、踐眞純、去華僞、砥躬修、內行備、見義勇、爲善銳、

顛必扶、困必濟、舟萬斛、運不滯、陂千頃、酌不匱、邇歸仁、遠懷惠、何必仕、有良貴、淞之濬、泖之裔、水滌瀾、山疊翠、壤之吉、藏之邃、以斯銘、告百世。

魯九臯

江西新城人、原名仕驥、字絜非、號山木、乾隆進士、知夏縣、有惠政、以積勞卒官、嘗至建寧、受古文法於朱仕琇、復與桐城姚鼐善、故其文冲夷和易、持論尤中正、著山木居士集。

通許知縣潘嵩崖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甫生、字申及、號嵩崖、某之姑之夫也、曾祖一猷、祖大璘、康熙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某大母之父也、父霏、康熙己卯舉人、揀選知縣、母涂太孺人、潘氏、故吾邑大家也、世以科第顯、而中書公尤篤行、一門雍雍、孝友禮讓、識者推醅儒焉、先生之生也、猶及中書公、所稟既粹、耳濡目染、又皆盛德之事、故其爲人、內剛外柔、卽之藹然可親、而久而彌可敬愛、然或以非禮試之、則介然不爲之動也、某自成童後、嘗獲侍於先生、二十餘年、從未見其疾言遽色、雖

子弟有過、但正以教之、俾其自化、不加怒也、性好清靜、自先姑之亡、年方壯、以既有子矣、遂不更娶、終身閉一室、焚香讀書、時賦詩鼓琴以自娛、然未嘗表暴也、與吾父相得甚、先大母在日、先生歲必來省問、終日相與處、不少間、先大母年九十二、吾父以歲貢、需次得廬陵縣訓導、檄至、吾父以終養辭、戚友或疑之、惟先生與凝齋陳先生、道以爲然也、乾隆乙酉、某邀選拔、吾父亦老矣、某不與計偕、或勸某行、謂可因以求仕者、先生曰、子豈可仕者哉、不往是也、邑當事有與某故者、時相往還、先生戒之曰、子宜自守以正、卽公事、非子所宜與也、蓋某之所得於先生者如此、先生年二十七、以邑庠中式康熙甲午舉人、屢上春官、不第、乾隆七年、謁選得山西和順縣知縣、丁母艱、未之任、服闋、分發河南候補、屢協賑災傷、規畫悉中條理、旣乃補通許縣、在任二年餘、務以躬行化民、丁卯同攷試、所得士皆有學行者、無何、以失上官意罷歸、某之所得於先生者、皆先生旣歸後事也、先生年八十有二、猶康強、偶得微疾、卽預書遺令、

戒其子、勿作行述、某至前問疾、並屬親友、勿爲哀誄之文、以爲繁辭飾聽、非所以遺死者以安也、未幾遂卒、故某於先生少壯之事、不得詳焉、然卽此以求之、則先生之爲人、亦可想而見矣、其卒也、以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子一曰鎔、太學生、吾姑氏所出也、孫二、曰璉、曰昌宰、皆太學生、先生旣罷歸、以父母未葬、日經營宅兆、久之乃得吉壤於西源、比卒、遂命從葬焉、又二年、乃納石銘曰。

德言盛、禮言恭、粹而純、金玉容、綴斯銘、想遺風。

焦循 見前。

李嵩泉墓誌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燈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

出、與歸、雖寒夜嘗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予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余、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予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予坐舟中良久、復語語以弟相囑、語次嗚咽、予訝之、八月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臥帳中、尙與予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餬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歟、然而天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卽用以爲銘。

彭紹升 見前。

卓行碑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爲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死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孤、相繼歿、當是時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旣治斂畢、仰天哭曰、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爲也、則盡席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死、黃治斂畢、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尙憫予志、願以男界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大喜、告於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以去、黃自兒殤後、乳絕漣、已二年矣、日抱鑄於懷、哺以糜、啼則以乳就之、亡何而漣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於家、資之學、旣冠、通文理、爲童子師、黃乃以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其夫之喪、旋爲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

矣、易之族子俊選、爲黃立傳、予讀之、斂容歎曰、嗚呼、黃氏一女子耳、使吳氏之嗣、旣絕而復延、使鑄也瀕死而不死、於翁爲忠臣、爲孝子、於希言爲貞婦、於鑄爲慈母、出孤力、冒九死、肩五倫、完獨志、冊書所傳、覩記所及、如斯人者、豈不卓哉、於是揭而文之碑、銘曰。

山可夷、海可竭、純厥志兮不可奪、杵臼程嬰此其匹。

焦循 見前。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

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賚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談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闕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間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闈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間、見公衣緋色舊袍、凝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闈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眞所謂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

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答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張爾岐 見前。

亡室朱氏權厝誌

君十五來歸、予始遊諸生間、頗自英舉、先大人以爲是子殆非私室可有也、吾見其器矣、及新婦入門、語吾母曰、非是婦亦莫宜吾子、予與君同出田間、君言動閑靜、合禮法、其天性實然、迨予屢舉於鄉不中、崇禎己卯、先大人棄其孤、又值大祲、久處腴厚、一旦隕落、君績敝絮經緯之、紆以佐衣、輟簪珥以佐食、瘡痍頽頽、人所不任、得少穀麥、舂別爲三品、精者供母及孺子、次者余及僮、次者君、數年以來、鮮一飶、無怨色、猶日聽鷄鳴、燒燈瀹茗以告曰、忘先大人之教乎、予爲之蹶起曰、不敢、甲申、予焚棄舉業、修退士之務、君已屏膏粉、芳澤

不御者六年、至是更自詘約、著簪鴉髻、一如田婦、曰、吾以稱吾君子者、然丙戌秋試、有司竄予名於籍、語之曰、卿苦貧乎、秋試思有以報、君曰、妾不苦貧、君自苦貧耳、不失先大人與堂上姑旨乎、予笑曰、吾試卿、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及對、君聞之曰、君賢乎哉、不遇其君遇其臣、鱗羽不戢、餌弋及之、於人乎何尤、嗟乎、此殆非田婦所能及也、生男子四、殤其三、女子五、殤其四、方後一子之未誕也、每祝曰、使我有一長壽兒、我寧不壽、竟以免死、奈何乎命也、君幼不習書、伺間請曰、君所誦何語、流連如是、試語一二、則輒能覆理之、聞古忠臣孝子貞婦所爲、又大喜、如卽其事、事吾母先繼祖母、頗能先意、兩遭不造、內事不戒以集、春秋舉歲事、濯視唯謹、嗟乎、此先大夫與吾母所私喜其子以得賢相者也、君朱氏、女氏第三、父振吾、諱邦翰、母王氏、生於萬曆癸丑十一月初七日子時、卒於順治丁亥三月初十日戌時、男名寬壽、予以是冬十月二十七日曆之祖兆之西、外十步、而誌之如此。

方苞 見前。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簊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寧古塔豪家以情請、豪搯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互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間、多就而禮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

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率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錢大昕 見前。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余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從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皆禮之

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于子野之卒、未嘗貶其非孝、事師必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母乃好議禮、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余之從祖父王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余述湯烈女事、乞余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叙之曰、湯氏、嘉定之薛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牀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

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也。

潘 耒 見前。

徐侯齋先生七十壽序

達天德、盡人倫之謂道、忠孝廉節、其分見而異名者也、非忠孝廉節、則道不行、然世固有忠孝廉節、而未能合道者、一時之慷慨、一事之奇特、亦足成名、顧或勉焉而不能安、暫焉而不能久、惟夫從容中道之君子、於是數者、若服食寢處、終身由焉、而無時暫離、若夏葛冬裘、隨時措之、而無所用意、斯卓然曠代之人師、而非奇節獨行之流、可同年語矣、當崇禎末、吾吳徐文靖公以大忠立臣極、其從容就義、實合乎道、視他人之忠有加焉、吾師侯齋先生、爲公長子、早登賢

書、遵公之訓、體公之志、遯迹深巖、土室樹屋、與世隔絕、終始一節、不磷不淄、天下稱忠孝者歸焉、賣簪畫蘭、非力不食、藜藿不糝、人莫能強以一錢之餽、守約固窮、四十年如一日、天下稱廉者歸焉、人之望之、率如天半龍門、不可梯接、以爲是孤高峻厲人也、然此特其迹耳、未足以概先生、學醇而德完、外介而中和、坦夷粹白、浩浩然、落落然、清而容物、未嘗以己律人、刻厲之行、不存乎躬、矯激之言、不出乎口、學識冠世、而不輕臧否人物、文章言語妙天下、而寸長一善、獎賞如弗及、行高當世、而勤求寡過、譽滿天下、而恆恥過情、自滄桑以來、不乏高隱之士、然或遺榮而未能遺名、避世而未能忘世、於是乎有振奇弔詭之行、於是乎有牢愁憤激之辭、輕者以傷生、而重者以掇禍、皆不得爲中庸之道、唯先生也、威武不屈、富貴不移、譽言不喜、毀言不懼、世事萬變於前、而無所動其心、憂患轆軻、極人世難堪之境、而翛然不改其樂、是盡倫盡性、以身體道者、方諸古人、申屠蟠之明哲、郭林宗之高朗、陶元亮之冲和、殆兼而有

之、而世第以謝臬羽鄭所南之流相比擬、則淺之知先生矣、夫仙人掌一石、蓮花一峯、非不高也、而自全岳視之、則不見其高、瞿唐一峽、牛渚一磯、非不奇也、而自大江視之、則不見其奇、先生其爲嵩華乎、不爲一峯一石乎、其爲江河乎、不爲一峽一磯乎、今茲辛未季夏、先生壽登七十、通門義故、多捧觴致詞稱壽、未不敏、竊以先生爲完節不朽之人、固將與文靖公、同炳日星而光史冊、以千秋百世爲壽、固不在乎大耋期頤、而大冬嚴雪、天將留不食之果、爲生人根蒂、其必使之享大年、臻上壽、亦無煩頌禱者、獨惜世人稱述先生、未足窺先生之蘊、故就所窺測者質言之、庶令百世而下、知先生爲依乎中庸之君子也。

顧炎武 見前。

謁欖宮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攀龍髯而愈

遠、茲當息日、祇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睽松楸之勿翦、猶藉神靈、敢陳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欖宮文二

自違陵下、卽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雁、過絕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欖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村蔬、聊攄艸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維昭格、俯鑒丹忱。

謁欖宮文四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瀟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

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將轉、敬羞蘊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罍罍之未壞、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深祈。

徐 枋

江蘇長洲人、字昭法、號俟齋、又號秦餘山人、明崇禎舉人、工書畫、能文、明亡、以父汧殉難、隱居不仕、守約固窮、四十年如一日、湯斌撫吳、慕其名、兩屏囑從訪之、不得一面、與沈壽民集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卒年七十有三、著有居易堂集、俟齋集等書。

與馮生書

僕自二十四歲而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俯仰二十八年、其間所遭之憂患、所受之侮虐、及所歷之饑寒、誠極人世之所未有、未可以更僕數也、而僕無不怡然受之、二十八年、未嘗有一轉念、未嘗萌一退心、若憂患之可樂、若饑寒之可戀、彌進而彌堅、愈加而愈力、所以然者、僕豈有以異於人哉、誠不敢大變昔年從死

先人之初心、誠不敢稍違先人長爲農夫之一言也、乙酉之夏、先人將殉節、僕誓必從死、先人呼僕而泣諭之曰、我固不可以不死、若卽長爲農夫以沒世可矣、僕死志未遂、故謹守先人之一言、至二十八年而不變也、匿影空山、杜門守死、始則絕跡城市、今並不出戶庭、親知故舊、都謝往還、比屋經年、莫覩我面、傭力自活、採薇苟全、二十八年、從未敢逾越分量、攀援一當世之士也、願敢一旦與公侯卿相、通其交際耶、況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瘁之廢民乎、憂患餘生、一息僅係、而去秋復病血痢、兩閱月、死而復蘇者屢、雖得再生、頽然衰瘁、耳聾眼暗、四體不仁、少壯所讀之書、茫如隔世、宿昔所處之事、轉瞬遺忘、年雖五十、而委頓如七八十老人、此足下所目見者也、則又安有毫髮之足采耶、至鄙性硜硜、概絕問遺、自幼而然、非有所強、故爲時之久、垂三十年、而片楮不通於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向年有骨肉手足五服之親、千里見存、一葛一扇、而僕完壁衣褐、未啓其緘、昔歲先公營葬、有一通家、賻三百金、僕絕不敢沾其毫

蠶、而傭書賣畫、典衣損食、竭蹶以襄大事、此通國所共聞見者也、是冬祁寒、
永雪連旬、至典及絮被、妻孥號寒、酷同露處、有一女止三歲、冬無絮衣、患成寒
疾、十年不差、一兒年十二、便能書畫、見者以爲神童、而饑不得食、病不得藥、
遂殞其命、夫人孰無兒女之愛、僕獨非人情乎、所以然者、所謂二者不可得兼、
故寧受慘酷、而不敢稍墮吾志也、夫當至阨、處極難、猶不稍通問遺於一綫、今
旦夕苟安、敢無故而覩顏以蒙厚幣耶、二十八年之故吾、未敢一旦而有改也、譬
如嫠婦、盛年喪夫、卽毀容截髮、誓死靡二、守志閱三十年矣、今年過五十矣、
頭白齒落矣、毋論此嫠婦必不欲自變其所守、卽當世之賢人君子、亦必不願其稍
變其所守也、今僕所處、何以異焉、故願天下知我者之哀憐而容宥之、俯矜迂愚、
曲全微尚、毋奪其志、毋易其素、俾得優遊山野、苟安旦夕、任其麋鹿之性、全
其草木之年、則生死而肉骨矣、惠不更萬萬於千金之幣耶、書後一則、并錄左方、
鑒之可以見吾志矣、善爲我辭以安吾素、則在足下、慎旃勉旒。

顧炎武 見前。

與李湘北書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旣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餅壘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卽路、瀝血叩闕、伏惟執事、宏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邀俞允、俾得歸供菽米、入侍刀圭、則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蒨履、久從方外之踪、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平生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與友人論學書

一七〇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艸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誠、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諳諳矣、

乃至萬章公孫丑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恆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恆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

見、私謂同志、而求起予。

魏 禧

甯都人、字冰叔、號裕齋、明諸生、薦舉徵辟皆不就、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明末、移家翠微峯、世稱易堂九子、以古文實學爲倡、風氣一振、由先生爲之領袖云、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儒、被徵、以疾辭、後二年卒、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諸書。

與周青士書

禧白、青士足下、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潛夫名天植、崇禎癸酉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一二百步行、久坐下墜、嘗日仰臥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厨無爨婢、獨老妻在室、頽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方僕往見、自盤跚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一壺、四盞、一盃飯、

來就、得竟兩三時坐、潛夫耳聾、於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語僕云、身僻處海濱、無自識天下豪賢、因問比交游得幾何人、僕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潛夫輒視予而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解推衣食爲榮幸、今親見斯人饑餓瀕死亡、無以相救恤、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僕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奉銀五錢、暫具十日食、潛夫五反、僕曰、是非盜跖樹也、然後受、臨別相拜灑涕、潛夫尤哀、曰、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門闔、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死且暮事耳、決不得殯葬、僕隔四千里、今又無能贈、乃以屬倦圃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進之于雲球處、候平安、抑古人有言、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欲聯數同志、爲扶月供、使高士夫婦、

不轉溝壑、僕直下感激、如餓得飽、明日僕之靈巖、候繼公病、便往造徐昭法、匆匆刺舟、未竟斯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於人者、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願足下力肩、曹先生首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五錢、人占一月、周而復始、力不贍者、或二三人占之、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斲木壘土、便足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彼方困躓饑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才力拙、不足自養、彼盖有所不爲、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護惜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使肯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肯妄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難衣食者、然吾輩設誠、將以禮敬、亦有可受之道、辛亥九月日、太湖舟中、禧拜白。

錢大昕 見前。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纏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

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
錫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
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
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
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
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
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
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
別出他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時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增綴、韓退之撰順
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
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
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

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濫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汪 中 見前。

與劔潭書

正月二十四日、中白、足下以孤子爲母氏所成就、克有聞於世、凡其相習者、與之言則必及其母、凡其有文者、則必求爲之述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其子之謂歟、雖然、子之所望於人者、不過狀痿室之艱貞、敘生我之勞瘁、當世號爲女宗、國史懷其舊俗、如是而止矣、竊以爲虛文無濟、未足以充子之志也、以中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

其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穉無知、其親血氣堅壯、疾疢不作、而饑寒愁痛、斲削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泊其子成人授室、門戶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頤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亡、茶然槁木、葳苒梁肉、無補於既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既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而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生人之至痛哉、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曾不若及其壯、而日一再食之爲美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然吾觀先王之世、耆老孤子、則司門遣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故大田多稼、至於遺秉滯穗、始得取之以爲利、而夫死、妻穉子幼、爲大功之親、于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爲之制歟、議曰、凡州縣察其寡婦之無依者、造屋一區、爲百間、間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外爲門、有守門者、門左爲塾、凡其兄弟親戚之男子來省者、待於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則出見之、非是不得入、

婦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綿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爲差、任以女工絲枲之事、而酬其直、門右爲庫、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主門者亦如之、擇鄉大夫之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焉、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而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舉而遷之於外、其賢者能者、既老則使掌其堂之事、各修其業、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貴者、十分其貲、而三入之堂、訖於其身、凡民雜犯、自杖以下、視其輕重而要之、使入其財於堂、遠鄉若有屋、不入堂者、聽之、廩之如在堂時、此其大略也、其他損益之惟其人、是故哀苦蕉萃之狀、日聚而相習、則夜哭之感不生、而從一以終者衆矣、少蓄其力、則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盡其養矣、幼有所長、而督之以恒業、則夫人思自奮、而材智出矣、國家法紀明備、百度具舉、若養濟院、育嬰堂、漏澤園、蓋皆養生送死、恤老慈幼、

以周萬民羶阨也、惟茲堂之設、而風化以厲、人材以起、又非徒哀其癯獨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飢、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吾子志之、他日得志、或行之一府一縣、使四方以爲法、或告於上、而頒之天下、以爲令典、使經世大法、詩書所載、三代聖王之所不及、而今日行之、後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爲其母始、惟其母之賢、以至於是、則所以貽之令名者、豈有旣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是之謂大孝、是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吾子勉之、中懷斯痛、劇於常人、自以放廢之身、有母且不能養、天地一罪人耳、鬱鬱之心、敢以望之足下、凡孤子之得行其志者、并以告焉、使當世不獨有能爲是言者、則幸矣、中白。

張爾岐 見前。

與顧盜人書

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窅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諱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

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

朱彝尊 見前。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恆存、惟廉知止。

烏絲筆格銘

母側頗僻、母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全祖望 見前。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尙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牖民於忠厚之途、方且爲陸嫺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間、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攷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共其資業、皞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枯菀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

維繫於其間、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房闈之言、疏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頽風於日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不以盈縮爲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爲辭、至於內室無私置之厨灶、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

書、尙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爲上聞、使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爲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饑、天子輸以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鄞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果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爲浦陽鄭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墓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爲書以示後、弗怠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爲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暨於今、其

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爲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 天子旌闔、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爲吾浙東之光、是之謂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可以自褻也、更爲之銘、銘曰。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爲調護之、惟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離不生、誰爲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葛氏、尙其善守成、上以邀國寵、下以振家聲。

錢大昕 見前。

鏡 銘

人苦不自知、慕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媿、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愠、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汪中 前見。

褊箴

峭厲峻急、不集其福、汎愛容容、游心自得、弓張必弛、以養其性、在醜孰爭、惟學之競、華嶽倚天、其麓則平、陂澤流惡、不疾以清、與爲其高、寧爲其大、廓如渾如、庶無災禍。

錢大昕 前見。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悅、雖多奚爲、博而孱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己詞、欺世噉名、爲識者嗤、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而。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勗爾雲仍、勿替守之。